

# 跟着“文化使者”逛林台



于墨走进商贸街



刘峰向于墨介绍非遗传承人打绳工艺

单县古籍记载,林台镇坐落于古黄河、汉王河、洮水的交汇之处,及中国九大古泽之首孟渚泽的中心地带。勘探表明,现在的单县曹庄乡李庄行政村郭院自然村就位于古林台遗址的核心区。

民国版《单县志》记载:“林台,于城南十八里。三台连壁,高耸相望,为汉时转运防御之所。”明朝时期的林台濒临黄河,为黄河流域的文化、贸易中心和漕运重镇。明嘉靖年间,黄河大泛滥,林台被吞噬湮没,民众舍家撒业,悉数逃离远居。民间有歌谣:“林台集,赛北京,最后剩下两个大水坑。”如今在名曰“黄龙潭”“黑龙潭”的“两个大水坑”,依然可以挖掘出古镇建筑的青砖灰瓦。

单县文物保护部门将林台遗址保护起来,并由单县著名文化收藏家刘峰投资在此建起了古林台民俗文化村,街巷

房舍凸显明清朝代建筑风格,收藏展出4万件文物,充分反映了古代黄河流域农耕文明及华夏先民的经济、社会、文化、生产、生活状态。

近日,笔者跟随“文化使者”杨子墨,融入滔滔人流,畅游古色古香文化村,感受人文遗风和美丽乡愁。

首先接待我们的是古林台民俗文化村管理者刘峰。一直以来,刘峰在林台遗址发现了大量的磨盘、门枕、瓷片、树木及动物骨骼等,均放置村内店铺展出。目前,文化村建有黄风岭、高府、镖局、茶馆、祥益布庄等十几个景观点,充分展现了古代林台镇商贸流通业态和人文风貌。

在子墨的引导下,笔者首先随着人流走进古林台民俗文化村“寨门”,徜徉主街区,两旁的根艺、打绳、织布、镖局等

20余个手造店铺鳞次栉比,帷幔飘飘,主要展陈明清两代民俗老物件。

高府又称林台高家之府邸。笔者依次踏进大堂、私塾、闺房、浴室、绣楼、乐室、针带室、客房,但见布置奢华、装饰考究,琴棋书画、文房四宝、顶子床、花轿、礼盒、佛龕、书橱、书案、摇篮、木雕等,令人目不暇接。

黄风岭是古籍记载的黄河泛滥冲击形成的巨大沙丘。登上黄风岭,笔者顿感地居高寒、荒野之美。“八深八浅”老井散落其间,引人探究奇观。客棧、茶馆、酒馆相邻,内部展陈丰富,使人流连忘返。

跟着子墨逛了一圈儿,笔者颇有感慨:“林台,正是尘封的、无休止的黄河文化符号,亟待新的发现、新的认识。”

文/图 通讯员 刘厚琪



药铺体验抓药



高府内房演绎“绣球招亲”



探秘鲁西南古文化遗迹

● 菏泽地名前世今生 ●

彦

张

庄

彦张庄村位于鄆城县西南部,距原县城17千米。相传,此村是宋朝时燕氏建村,是当年梁山好汉燕青的故乡。

彦张庄清末归濮州。1928年属濮县。1940年划归鄆南县三区,1942年归鄆鄆巨荷办事处,1943年属临泽县,1946年属鄆巨县六区,1952年隶属鄆城县九区。1958年隶属鄆城县五界首王楼乡,同年秋建彦张庄大队,辖彦张庄、前王楼2村,隶属黄安公社。1961年自成彦张庄大队。1984年初改为彦张庄村民委员会,归五界首乡。2001年2月乡镇合并,归属武安镇。

传说,燕青排行第二,有兄燕和、弟燕顺。燕青自幼随表叔习武,外出经商,后投奔梁山寨。燕家庄有一口水井名“玉液泉”水质甘甜,燕和、燕顺在“玉液泉”边开一处酒坊,酿造的酒醇香浓郁,起名“玉香池”。四方皆慕名而来,生意兴隆。邻村恶霸人称“五只虎”的苏氏兄弟垂涎三尺,欲霸酒坊,适逢燕青返乡,痛打了“五只虎”,威名远扬。

据说元朝末年一个戏班在鄆城阎家村演出一出“燕青搏虎”戏曲,戏中说燕青与燕和乃是结义兄弟,又有其嫂腊梅与人私通,燕青持刀杀了奸夫。此戏文引起阎氏族人强烈不满,对戏班群起而攻之,而戏班却不明就里。当时,适逢《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在鄆城作训导,对此事大为不解,便来到阎家庄查访原因。几经周折,阎氏族人才道出个中隐情。原来,阎氏为燕青后代,梁山寨受招安之后,燕青看破皇帝居心,力劝卢俊义远走他乡,遭拒绝后,便辞别卢俊义和宋江,独自回老家酿酒为生,临别给宋江留诗一首:“情愿自将官诰纳,不求富贵不求荣,身边自有君王赦,淡饮黄齋过此生。”

燕青文武双全,多才多艺,是梁山寨一百零八将之一,排在第36位,上应“天巧星”,担任步军头领。

宋徽宗毒死宋江后,下令清算梁山义士。燕氏为避灭族之灾,随将燕姓改为阎姓,流落他乡,燕家庄也改为阎家庄。直到北宋灭亡之后,才又迁回老家。明洪武年间(1368—1398年)张氏由山西洪洞县迁入后,改村名为阎张庄。后阎氏无人,又更名为彦张庄,并沿用至今。

彦张庄东临京九铁路,西有220国道,交通方便。西有彦张沟,南有黄安沟,北有向阳河,水利条件优越。地势平坦,盛产小麦、棉花、花生、大豆、蔬菜和瓜果。

彦张庄有张、任、孔等8个姓氏。东西1000米,南北850米,740户,2300人,2960亩耕地。

现在的彦张庄道路通达,村内整洁卫生,坑塘青青,鱼儿畅游。村外绿树成林,鸟语花香,早已成为一个洁净、文明、优美、和谐的美好村庄。

魏建国



儿歌曰:腊月隆冬,湖上结冰,上去打滑,把脸摔青;数九寒天,冰厚两砖,用锤去砸,直冒白烟;封冻一月,冰上赶车,滑倒毛驴,歪裂车脚。

冬天是庄稼人最悠闲的季节,也称为冬闲月。老人们则搬着马扎,靠在街边的矮墙下晒太阳,几个人坐在一块,抽着旱烟袋,家长里短,慢品时光。

寒冬腊月,持续的低温,池塘里冰的厚度就达到二十厘米以上,孩子们就三五成群地一块去滑冰,他们奔跑几步,然后双腿岔开,让惯性让身体在冰面上滑行,很有飘飘欲仙的感觉。也有小朋友比赛抽陀螺,还有的孩子玩起双人互推,两个人掌心相碰互推对方,然后分别后退滑行,看谁滑得更远,很锻炼身体的平衡性。

住在河边、湖边的采冰人,便开始忙他们的营生了,他们用铁锤大斧连砍带砸,把冰面砍成桌面大小的冰块,再用两根长长的竹钩子,连钩带拉把冰块捞出水面,几个人大声喊着号子用搭钩抬到岸边的运冰车上,运输到附近储藏冰块的地窖里。待到第二年的夏天,再把冰拉到城里,卖给饭店、医院或其他用冰的店铺,赚取些许的开销。

现在,池塘干涸,小河断流,孩子们没有滑冰的场所了。同时,由于气候变暖及制冷设备的普及,中原地区也少有从事采冰行业的人群了。

文/丁明辉 画/王世会

## 汶西村真武庙壁画探秘(上)

张长国

在成武县汶上集镇汶西村,有一座始建于明代、供奉真武大帝的庙宇,名为真武庙。

明成祖朱棣在登上帝位后,认为在夺取权力的过程中得到了真武大帝的帮助,所以大力提倡奉祀真武大帝,使真武大帝信仰在明代达到顶峰,民间也修建了大量的真武庙。成武县现存的真武庙有两处,分别在汶上集镇汶西村、九女集镇汪庄村。汶西村真武庙于明万历年三月重修,现走廊北墙镶嵌一块当时“重修真武庙记”石碑,刻有修庙会首、木匠、石匠及主持僧人的名字,可以证实重修时间。为什么是三月重修呢?因为农历的三月三日是真武大帝诞辰,估计是因为当时举办了庙会,募集了修庙的资金,所以才有此举。

真武庙的格局是正房三间,外墙青砖到顶,石灰勾成细缝。内墙为大块泥坯,厚约一米。

屋梁为典型的鲁西南重梁起架,檩椽整齐有序,方砖登顶,展现了工匠高超的建筑智慧。据了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院子东西还建有廊房及山门,建筑面积虽不大,但非常规整。现院子及廊房原址已成省道路面。

真武庙最有价值的是该庙内的壁画。该壁画应该是菏泽市境内现存的唯一一处绘制在庙宇内的明、清合璧的壁画。在庙的正房内,东、西、南墙均有壁画,由于时间的久远,加上以前年久失修、屋顶漏雨等因素,壁画脱落,辨识度已经不太高了。西墙上绘有四幅独立的壁画。靠近屋顶处是一幅猛虎下山图,因多年前曾住人,烟熏火燎,已不清楚。猛虎下山图下是三幅横向排列、内容各异的壁画。南侧一幅已无法辨认,中间一幅稍大,整体呈方形,各边长约有两米,在此称之为“主画”。



回到历史深处

## 采冰



王世会

据笔者研究,应是一幅明代“官员致仕回乡图”。此画彩绘人物二十人左右,主题事件发生在一栋高大气派的宅院大门前,一位身穿青衣的男子双膝跪地,向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磕头,老人急忙弯腰搀扶。男子身后是一辆马拉轿车,两个女仆正扶着一名身穿红色诰命夫人服装、戴着头冠的贵妇,缓缓向大门走来,两名女仆顾盼左右,搀扶贵妇,机灵可爱。大约官员回乡的事情惊动了乡亲,周围有不少人赶来围观,上方一稚气孩童牵着母亲的衣角生怕落后,左边一老翁蹒跚着走向画面中心,大概是多年不见的密友,赶来聊聊天。老翁的右上方是一个穿蓝黑色衣服、戴帽子的挑担青年,身后是高大茂密又蓊郁的树林,他步履匆匆从林间小路上赶来,担子两头大概是购买的饮食之类的东西,正着急地赶向此处宅院。青年估计是这家的仆人,闻知小主人归家,出外购物回来。挑担青年前方两人正议论着什么,见到青年挑担经过,赶紧避让。引人注目的还是这处宅院,它占了整幅图的约三分之一,宅院硬山起脊,雕梁画栋,房屋向后重叠连迤,气势非凡。宅子大门前左右立着两根旗杆,每个旗杆上都有两个斗,说明这家的官员是一名进士。

在菏泽城西北20公里处,波涛汹涌的黄河南岸,有一古老的村庄——菏泽市牡丹区高庄镇圈头村。圈头村,虽籍籍无名,但它在菏泽整个抗战史上、在解放战争的洪流中却发出耀眼的光芒,鲁西南的“小延安”、南华县的“莫斯科”是它的名片。1951年,中央派老革命根据地慰问团到该村慰问,资助小米24万斤,免除3年农业税。一个小小的村庄,得到党和政府莫大的关怀,这是一个无比崇高的荣誉。

日前,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我造访了革命老区——圈头村。村委员会主任、村党支部副书记李卫民听说我的来意后,一脸凝重地向我讲起了圈头村那充满雨腥风、风雷激荡的峥嵘岁月!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一声炮响,爆发了震惊中外的抗日战争。中共菏泽县委组织部长杨培要、县委书记张凤岐等人由菏泽城秘密返回家乡圈头,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发展共产党员,圈头村于1938年建东西两个党支部,直属中共菏泽县委领导。1939年7月,日寇第二次入侵菏泽,白色恐怖笼罩全城,形势急剧恶化。为了坚定人民的抗日信心,中共菏泽县委由菏泽城内移往圈头村。

为了保证黄河北冀鲁豫区党委和军区到鲁西南、水东根据地这一交通线的安全,1942年9月,冀鲁豫区党委在菏泽西北部、东明东北部的圈头村建立了中共南华县,从此,圈头村的革命斗争又进入了一个空前高涨时期。圈头村作为南华县的革命中心,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经受了日寇和国民党的多次残酷围剿,一个不大的村庄就有数十名优秀儿女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西圈头后街一棵百年沧桑的黑槐树,用它那遍体鳞伤、虬枝硕叶述说着往昔的艰难岁月。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42年9月建立的南华县,日伪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妄图消灭我南华根据地。1944年2月15日,日军偷袭抗日根据地圈头,一把大火烧毁了房屋887间,毁坏庄稼4800亩,树木2400余棵,抢走粮食1.8万公斤,禽畜300只,杀死12人,制造了火烧圈头惨案。1945年春,历经战火洗礼的这棵黑槐,在枝条焚尽、树身炭黑的情况下,在树心顶部又萌生出一棵生命的绿芽,似乎在述说着不屈的生命和对日寇的仇恨。

这棵树的主人、退休村干部杨顺滨说:“听老武工队队员、我的父亲杨培元说,树是我爷爷杨同庆所栽。在他记事起,这棵树就有碗口粗,一丈多高了。如果我父亲活到现在,该有97岁了。”

杨顺滨满怀深情地说:“这棵树既是消息树,又是瞭望台,还是见证人,和圈头人民息息相关。张凤岐家就在我家东边50米处,他原任菏泽县委秘书,后任南华县财政科长,菜肴大学就是在他家白菜窖里举办的,县委领导人汲丕显、何建之、杨培要等经常在他家开会,研究工作,每逢这时就要安排武工队员登上此树瞭望、警戒,所以称此树为瞭望台;由于当时的菏泽县委及后来的南华县委都是游击性质的,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所以每逢有重大事情,县委领导都是在此树下召集群众、布置任务、开展革命斗争的,群众称此树为消息树。”

70多岁的红二代杨洪林之子杨善江凝望着这棵古槐,说道:“1947年解放战争进入相持阶段。3月6日,侵占菏泽的国民党68师181旅和国民党菏泽县长张文光的县大队入侵圈头,带着阶级的仇恨,一把大火把圈头村的3000余间房屋全部烧光,在抗战中顽强活下来的这棵黑槐再次遭到蒋匪的荼毒,树枝全部烧光,树皮炭黑爆裂,只剩下一个黑秃秃的树桩。1949年初春,遭遇两次战火的这棵黑槐,带着对美好新生活的向往,再次显示了它强大的生命力,从爆裂的树桩顶部又萌生出一棵生命的绿芽,直至今天的绿荫如盖。”

多年来,圈头人一直在呵护着这棵黑槐。因为,它是一个时代的记忆!一个历史的见证!



真武庙壁画局部

紧挨此画的是一幅面积稍小的壁画,在此称之为“副画”,可辨认的人物有九个。该画面内容发生在一面高大的城门外,城门匾额为“东城门”,一人从城楼上跳下,楼上三人惊呼,好像一把没有抓住,帽子掉了,下面有两名穿明代红、蓝官服的人奔跑前去准备伸手接住;另外两人一为武将装扮,一为持拐杖的老人,两人情急之下,老人用拐杖去接,武将用兵器去接。整个画面扣人心弦、视觉冲击力极强。据笔者推测,这应该和中间的“主画”有联系,或者是导致画面里官员致仕回乡的一个重大因素。